

日本“物哀”美学与中国“触景生情”文化的比较研究

李思慧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hengzhoumanzhan@outlook.com)

摘要: 通过对“物哀”与“触景生情”的概念、特征、历史发展、代表性作品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了两种美学观念在情感表达、意象构造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研究表明,“物哀”强调内省的忧伤和对瞬间美的珍惜,意象构造细腻而微观;“触景生情”则更注重外部景物与内心情感的共鸣,意象构造大气而宏观。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物哀”倾向于简约而富有深意的表达,“触景生情”则以具体的描述与强烈的情感表达实现情景交融。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日文化中的审美观念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物哀”; 日本文学; 中日文学比较

1 日本“物哀”美学概述

“物哀”源于日本文学,强调对事物的感伤和对生命短暂性的深切体悟。该概念由平安时期的诗歌和散文逐渐成型,特别体现在对自然景物的细腻观察及其所引发的情感反应之中。“物哀”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是一种深刻的美学立场,体现了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性的深刻联系。

1.1 “物哀”的主要特征

无常之美: 物哀认为万物的存在皆有瞬时性,正因其短暂,才显得更加珍贵。这种思想源自佛教的无常观念,强调生命的循环与变化,促使人们对每一个瞬间产生深切的感悟。

细腻的情感体验: 物哀注重情感的细腻流露,强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和物体的细微感受。人与自然、人与物体之间产生的情感联系,是物哀美学的重要内容。

对自然的敬畏与欣赏: 在物哀的视域中,自然不仅仅是背景,更是情感的寄托。艺术家和诗人们通过对四季、花朵、月亮等自然元素的描写,展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欣赏。

忧伤与幸福的共存: 物哀美学虽然强调忧伤与感伤,但并不完全消极。其中蕴含着对人生的理解与接受,即在懂得无常的悲哀中也能找到小小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对比使得物哀的体验更为丰富与立体。

1.2 “物哀”美学的历史发展

“物哀”美学起源于平安时代(794-1185 年),如《源氏物语》,已经具备了对事物淡淡哀伤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物哀”逐渐成为日本文化中重要的审美观念。

平安时代时期,文人对于风景、季节变化及人事的感伤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形成了“物哀”的初步雏形;到了江户时代,在浮世绘等艺术形式中,“物哀”进一步发展,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与自然的相互关联;明治维新后的变革中,随着现代化的浪潮,“物哀”美学经历了适应与转变,尝试与西方文化接轨,同时保持其本土特色,使之与现代日本文学、艺术相结合;在当代,物哀仍然影响着日本的文学、影视及其他艺术形式,成为表达内心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1]。

1.3 代表性作品分析

在日本“物哀”美学的实践中，有几部代表性作品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审美观念。这些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学和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为理解“物哀”的内涵提供了具体的文本与文化背景。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物哀”美学的典范之一。作品通过对“物”与“哀”的深刻探讨，描绘了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复杂情感。主人公光源氏的一生充满了对爱情、时间流逝和美的感慨，特别是在他面临失去与离别时，展现出深刻的“物哀”。例如，在描写光源氏与紫姬的悲剧爱情时，细腻的情感刻画与对逝去时光的追忆，秉承了“物哀”的核心精神[2]。

松尾芭蕉的俳句作品也是“物哀”美学的重要体现。芭蕉通过简单的语言与自然元素的融合，唤起了观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例如，他的名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古池塘边 / 青蛙跳入水中 / 声音响起）”，虽然意在描绘自然场景，但其背后却蕴含了对时间流逝、生命短暂的感慨[3]。这种瞬息即逝的美感与“物哀”的情绪紧密相连，使得读者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对于生命易逝的哀伤。

近代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同样充分展现了“物哀”的美学特征。小说通过主人公对美丽自然的沉醉与内心孤独的交织，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描写雪国的美景时，作者不仅描绘了外在的自然美，更从中流露出对内心孤寂与人类无常的深刻感悟[4]。“物哀”在此成为一种既美丽又哀伤的情感体验，唤醒了读者对于生活与孤独的反思。

冈本太郎的视觉艺术作品也是“物哀”美学的现代表现之一。尽管冈本的风格偏向于现代主义，但其作品中关于生命的脆弱与存在的意义的探讨，与“物哀”有着内在的联系。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对空间和形态的重新诠释，传达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情感体验，激发观者对生命的思考与敬畏。

2 中国“触景生情”概述

“触景生情”是指在特定的景物或环境影响下，产生情感和联想的一种艺术表现和心理现象。这一现象常常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中国文化中，触景生情不仅体现在诗词、绘画等艺术形式中，也广泛存在于哲学和生活观念中。其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2.1 触景生情的主要特征

情景交融：触景生情注重景物与个人情感的相互融合，景物成为情感的触发点，往往借助自然景象或日常生活场景来唤起深刻的情感。

意象丰富：在触景生情的表达中，意象通常非常丰富，通过细腻的刻画和形象的比喻，展现出事物的丰富内涵和多层次的情感。

主观体验：触景生情着重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强调个体在面对景物时的体验和反应，这种个性化的表达使情感更加真实和动人。

2.2 “触景生情”的历史渊源

“触景生情”的概念体现在许多中国古代诗词和哲学思想中。例如，屈原的《离骚》、王勃的《滕王阁序》等经典文学作品中均有表现。在唐代，诗人们通过描写自然景象，如山水、花鸟，表达幽思与感怀，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概念。

儒家思想中“和谐”理念与道家“自然”哲学的相结合，为“触景生情”的成长提供了思想基础。儒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强调情感的道德性，道家则提倡顺应自然，认为自然景象能引起人的情感共鸣，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触景生情”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触景生情”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也不断丰富，在宋代山水画中，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的细致观察与描绘，更加注重“情”的表现，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风格。此外，元明清时期，随着文人画的兴起，“触景生情”的理念进一步被发展，诗、书、画三者的结合，让这一情感表达更加立体而深刻。

2.3 经典作品解析

在中国文学的璀璨星河与艺术的深邃长廊里，众多经典之作以独特笔触深刻诠释了“触景生情”的美学理念。

李白的《静夜思》以其简洁而深邃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片由月光铺陈的静谧之夜。诗人借“床前明月光”，不仅描绘了一幅清冷孤寂的画面，更在这份宁静中触发对远方家乡的深切思念。月光，这一寻常之物，在此成为了情感涌动的催化剂，完美展现了“触景生情”的艺术魅力，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那份不可言喻的乡愁。

相较于李白的细腻，杜甫的《春望》则在万物复苏的春日里，以国家的动荡为背景，勾勒出一幅哀婉而沉重的图景。春光明媚本应是人人心中旷神怡之时，但杜甫笔下的“国破山河在”，却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与无奈。这春日之景，非但未带来愉悦，反而成为了诗人心中忧虑与伤痛的触发点，深刻体现了“触景生情”中情感与景物间的强烈共鸣。

王维的《山居秋暝》则是一幅秋日山居的宁静画卷，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新景象。在这份宁静与清新之中，王维融入了对生活本质的深刻体悟和对自然界的无限敬畏。秋夜的景色不仅触动了诗人的感官享受，更引领他进入一场关于人生、自然的深刻思考，完美展现了“触景生情”所蕴含的美学深度与哲理思考。中国文人雅士自古怀有悲秋情怀，对于万物萧索的秋天无不能引发诸多哀叹和伤感[5]。

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景物设置与情感表达，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中“触景生情”这一主题的丰富内涵，让我们在文字间感受到情感的流动与景物的交融，体会到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

3 “物哀”与“触景生情”的比较分析

3.1 情感表达的异同

“物哀”是日本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对转瞬即逝的自然和人生感受到的淡淡忧伤。在这种美学中，情感的表达往往是内敛而细腻的，强调对自然和事物本身的感悟，通过感叹瞬间的美丽而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珍贵。

相比之下，中国的“触景生情”更注重外部景物与内心情感的共鸣。当人们置身于自然或特定场景中时，景色与心境相融，引发深刻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表达更加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通过景物描绘个人的心情变化，并常常运用于诗词中，形成特有的情感共鸣。

虽然两者都关注自然对人类情感的影响，但“物哀”更偏向内省的忧伤和对瞬间美的珍惜，而“触景生情”则更倾向于通过环境唤起内心情感的变化与表达。

3.2 意象构造的比较

日本的“物哀”意象构造通常围绕自然的细节展开，如樱花的飘零、夏日的蝉鸣，或是秋日的落叶。这些意象中蕴含着对生命短暂的感慨与怅惘，常常通过这些微小的自然现象来传递出深刻而复杂的情感。

在中国的艺术传统中，“触景生情”的意象构造更加直接且宏大，往往通过壮丽的自然景观、季节的变化或是特定的历史人文场景来传达情感。这些意象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也承载着个人的情感历史和文化记忆，形成丰富的意境。

尽管两者都利用自然景物来承载情感，但日本更趋向于捕捉生命中短暂而细腻的时刻，中国则以大气磅礴的自然景观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来构建意象。

3.3 艺术表现形式的对比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物哀”常见于日本的文学和视觉艺术中，如俳句、和歌，以及茶道和花道等传统艺术中，通过简约而富有深意的表现手法传达出内心的忧伤与宁静。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寻求平静与平衡，倡导在简单中发现深刻。

“触景生情”在中国的艺术表现中则尤以诗词为代表，例如唐诗宋词，以景入情，通过具体的描绘和细腻的描写，将自然景观与个人情感完美结合，形成动人的艺术作品。此外，在绘画和戏剧中，这种情感表达也同样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着重于通过意境的营造来打动观众。

两者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情感与自然的结合，但“物哀”更注重情感的内敛表达与抽象表现，而“触景生情”则通过具体的描述与强烈的情感表达实现情景交融。

参考文献

- [1] 罗云辉.试析本居宣长物哀说的起源与发展——兼比较中国古典文学之物感说[J].名作欣赏,2023,(29):174-178.
- [2] 张唯.《源氏物语》“物哀”思想研究[J].汉字文化,2020,(07):153-154.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0.07.074.
- [3] 周雨垚.论日本文学理念“物哀”——以《源氏物语》和松尾芭蕉俳句为例[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06):93-96.
- [4] 许昊楠.哀寂与忧愁的雅趣——浅析川端康成《雪国》的“物哀”思想[J].名作欣赏,2018,(24):107-108.
- [5] 周韬,陈晨.《源氏物语》“物哀”中表现“物”的方式[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31(03):28-30.